

人物/春秋

吴棠捐资重建醉翁亭

■罗志

吴棠(1813—1876),字棣华,号仲宣,清安徽泗州盱眙县三界市(今明光市三界镇老三界)人,先后担任过清河知县、淮海道、淮徐道、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署两广总督、补闽浙总督、授钦差大臣等职,官至四川总督、署成都将军。在淮安任官期间,吴棠主持修筑清江浦城,兴建清江浦崇实书院,重建清江文庙,多有建树。光绪二年(1876年)吴棠病歿后,朝廷赠谥“勤惠”,朝廷下诏国史馆为之立传,在他任官有功的清江浦、徐州和他家乡盱眙县城和三界共立有四处吴公祠祭祀。

吴棠在咸丰、同治年间戎马倥偬之际,也不忘支持地方文化教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捐资支持全椒乡绅薛时雨重建了中国古代四大名亭之一的醉翁亭。薛时雨(1818—1885),清代安徽滁州全椒县桑根乡人,字慰农,一字澍生,因祖居桑根山,晚号桑根老农。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江南乡试中举,咸丰三

年(1853年)与其兄薛春黎同榜进士,次年授嘉兴知县,改嘉善知县。太平军起,薛时雨参加李鸿章军幕,以招抚流亡、振兴文教为己任,同治三年(1864年)官至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其后薛时雨辞去官职,在江南各地讲学,先后主讲杭州崇文书院、江宁(今南京)尊经书院、惜阴书院,主张经世致用,弟子广遍海内,其中有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进士、湖南学政张预,进士、安徽巡抚冯煦等清末民国名流。薛时雨还是晚清著名文学家、词人,著作颇丰,有《藤香馆诗删存》《藤香馆词删存》《西湖棹唱》《江舟欸乃词》《尊经书院课艺五刻》等。

薛时雨故乡全椒县属于滁州管辖。滁州城西琅琊山有北宋文豪欧阳修所建醉翁亭,一篇《醉翁亭记》闻名遐迩。北宋以来,醉翁亭屡遭兴废,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太平军与清军在滁州、盱眙一线反复拉锯近十年,战火所及,醉翁亭已成一片瓦砾。同治年间,东南战火趋于平

息。定居金陵的薛时雨常回家乡,当登临琅琊山后,看见家乡名胜已经荡然无存,痛心疾首,看到醉翁亭亭倒阁塌,丰乐亭泉竭树枯,非常痛心。他从小就十分仰慕欧阳修的学识品格,于是决心重修醉翁亭、丰乐亭,以拳拳之心报答故乡养育之恩。

从那时起,薛时雨四处奔波,频频致书信,恳请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吏赞助,薛时雨的亲朋故旧门生也纷纷解囊相助。薛时雨还想到了一位能帮到他的“雅故世交”,便是吴棠。薛时雨和吴棠在早年便熟识,两人同朝为官,一是盱眙人,一是全椒人,家乡相隔不过数十里,更是过从甚密。薛时雨和吴棠多有书札往还,并有诗稿题赋。同治七年(1868年),吴棠赴任四川总督,薛时雨送行并题《望三益斋诗稿》,评述吴棠政绩和其诗作,表达对好友吴棠任川督的期望和祝愿。

同治十一年九月,薛时雨致函吴棠,表达了自己重建醉翁亭和丰乐亭的心愿,以及对欧阳修的尊崇之情,随后介绍了已经开

工的醉翁亭重建计划,希望得到吴棠的帮助。远在四川的吴棠收到薛时雨的来信,被他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十五日回信,对薛时雨重建醉翁亭的雅意表示支持,并捐资助建。而且还愿意对将来修建丰乐亭量力捐助,同时还表达了希望早日与好友薛时雨优游散步于醉翁亭下、对弈吟诗之愿望。

不过,天不遂人愿,薛时雨重建醉翁亭的工程启动三年多,光绪二年(1876年)闰五月,吴棠因病辞官回乡,在滁州病故,而这时醉翁亭建筑群的主体尚未完工。一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醉翁亭才重修完成。在薛时雨亲撰的《重建醉翁亭碑记》中,历数了他重建醉翁亭帮助很大的几位名流,其中第一位感谢的就是吴棠。碑记写道:“盱眙吴勤惠公时任蜀帅,方将移家为滁寓公,时雨雅故,以书干之,慨乎同心。”

琅琊山麓醉翁亭,千年风韵传古今。薛时雨、吴棠等江淮地方名流传承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的事迹,泽被后人,青史流芳。

考/证/链/接

通过古诗看新城的历史

■赵庆生

淮安新城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的说,淮安新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年,指挥时禹增筑新城”;有的说,淮安新城始建于元末,“张士诚伪将史文炳守此,时筑新城临淮”;也有人说“山阳新城当为南宋郡守陈敏所筑”;更有人说绍兴五年(1136年),武宁安化军节度使韩世忠奉命驻扎楚州时,与夫人梁红玉为抗击金兵“于旧城之外又筑新城”。更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正德年间的《淮安府志》与清乾隆年间的《淮安府志》,其口径完全不一。

本人拟另辟蹊径,试从古诗词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答案。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朝鲜使臣权近作诗《发淮阴驿》:“城郭连雄镇,舟车会要冲。地平家满岸,江阔浪掀空。转舰轮机壮,开河水驿重。买羊沽美酒,共醉橹声中。”其自注云:“驿西筑堤为堰,其两边各置机轮,轮舟而转,以置开河之中,谓之坝,盖开河坝高,水不得通淮故也。西有大河卫,南有淮安府,皆大城也。”这首诗当然不能证明新城的建造年代,但可以从诗中知道:早在明朝初年,淮安已经有了两座城,“城郭连雄镇”,这里的“城郭”是指新城,而“雄镇”即“重镇”,应该指的是山阳旧城,也有人认为是指下关,但作者自注认为还是指淮安旧城。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官员,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有许多咏淮诗,其中《登楚州城望淮河》:“望中白处日争明,个是淮河冻作冰。此去中原三里许,一条玉带界天横。”在诗中最后一句一个“界”字就道出半壁江山的无奈。但这首诗没有提到“新城”,不足为凭。还有一首,题目就叫《望楚州新城》:“已近山阳望渐宽,湖光百里见千村。人家四面皆临水,柳树双重便是门。全盛向来元孔道,杂耕今是一雄藩。金汤再葺真长策,此外犹须仔细论。”题目中一个“新”字道出与旧城的不同。说实话,我对这首诗也有怀疑,因为第四联有“金汤再葺真长策”句,以为“新城”是指葺葺后的“旧城”,但是根据诗人前后两次描写,一次《登楚州城望淮河》,还有一次是《望楚州新城》,如果“登”和“望”指的是同一座城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强调《望楚州新城》了。那么“金汤再葺真长策”,会不会是指新城?是不是在原来韩世忠夫妇所筑“战争的临时工事”的基础上“再葺”的呢?抑或是“山阳新城当为南宋郡守陈敏所筑”?史料称:“乾道六年(1170年)正月,陈敏修楚州城。”

虽然朝鲜使臣权近的诗和杨万里的诗都不能直接证明新城是南宋所建,但有一首诗,却可以证明“新城建于南宋”这个命题。

南宋乾道年间,有一进士,名王清叔,曾写过一首诗:《淮安州》“平野围淮甸,双城入楚州。喉襟关重地,鼓角动边楼。闻雁思乡信,歌鱼抚别愁。此行安所遇,江海任浮鸥。”诗的开头就是“平野围淮甸,双城入楚州。”淮河流域史称“淮甸”,淮安地处淮河南游,是典型的“淮甸”,还有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个“淮安州”。另外,淮安周围没有高山,也是典型的“平野”,所谓“平野围淮甸”,是交代了淮安周围的地理位置,而“双城入楚州”,则明确地告诉人们,楚州有两座城,即老城与新城。“喉襟关重地,鼓角动边楼”,这两句告诉人们:楚州处于金宋两国的边关重地,是咽喉要地,耳边不时地响起鼓角的声音。

乾道年间是南宋皇帝宋孝宗赵昚的第二个年号,共计9年。如此说来,王清叔笔下的“双城”所指就是楚州旧城和新城,而陈敏所修楚州城时是乾道六年(1170年)正月,因此毫无疑问地说,楚州新城的修建年代是宋代,而绝对不是其他年代。

民/间/传/说

郭大昌拒见和坤

■野泉

郭大昌,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字禹修。乾嘉时富有经验之河工。郭大昌与和坤的交往,得从和坤派刘全到他的外祖父嘉谟处借钱说起。

1767年,和坤迎娶了他的人生第一件大事:迎娶大学士英廉的孙女。从一个穷书生,一步成为尚书的孙女婿。和坤不想让人看不起,决定由自己准备男方的婚嫁礼物,派刘全厚着脸到清江浦外祖父嘉谟家借钱。

刘全到了清江浦,见了嘉谟,说了和坤家中的事儿后,就开门见山提起了借钱的事。嘉谟当时没有作出反应,只是安排属下郭大昌去招待刘全,安排食宿。

此时的郭大昌是嘉谟的属下,见刘全来自京城,便安排到临河酒家,接风洗尘,点了肉丁莲子酒炖鸭、春笋盐炒鸡、螺蛳盒小菜、羊肚片、清蒸桂花鱼,原来风闻乾隆下江南时吃过的这几样菜肴,一时间竟成为待客必点的了。之后,郭大昌带着嘉谟借给和坤的三百两银票,又拿出自己为其准备的盘缠五十两,一起给了刘全……

1780年,和坤陪着70岁的乾隆进行了第五次南巡。

因为乾隆帝重视水利,南巡的操作者和坤安排了到清江浦视察水工的行程。如此安排,和坤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彰显皇上重视南方水利,事关漕运大局。二是和坤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要公私兼顾,到清江浦拜访自己的外祖父嘉谟,并感谢一下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和坤的外祖父嘉谟在南河衙

门里任职,官居四品。见了外祖父,和坤谈着谈着,不禁谈起了自己逝去的母亲,两人一阵伤感。此时,和坤抹了眼角的泪花,就提起一个人:“郭大昌。”和坤对外祖父说,刘全曾问,您属下有一个郭大昌,他也曾仗义资助过我,这番前来,希望能见见这位义人,聊表恩情。

嘉谟知道和坤借钱的事,当然也就知道郭大昌在刘全来清江浦借钱时曾帮过和坤的忙,便答道:正是,郭大昌为人正直,有情有义,你是该见一见,恩无大小,有恩必报,这是传扬美名的事儿。

家人回来报:郭大昌说重病在身,不能前来。嘉谟带着几分惋惜道:哎哟,这郭大昌早不生病痛晚不生病,偏偏这时候生病,这要是错过了,就见不了和大人一面了,只怕将来他要后悔一辈子的。

和坤叫侍从把他准备给郭大昌的礼品带上,就要去郭大昌的家。轿子在郭大昌家门前落下,却不见郭大昌出门迎接,倒是他的妻子汪氏迎了出来,哆哆嗦嗦

地在轿前下跪,见和坤如此的排场,连话都说不出来。和坤轻声慢语道:你起来吧,方才说是他得了急病,是什么病?

汪氏道:也不知道,他只是说病了,也不知是什么病。现在,大人来了,他也不说一声,就又跑了。平时他性子就怪,求大人宽恕。

和坤看这架势,虽然分不清郭大昌搞什么把戏,但是已明白:如果真的是病,该在家里才是;可是突然失踪,分明又不是病。所以不论称病还是失踪,都是在躲避自己……因此,他心中的奇怪转为愤懑。就让侍从将带来的礼品——一堆东北老参、冰片放下,说了两句感谢郭大昌的话,随即转身升轿而去。

嘉谟听了此事,颇为生气,对和坤道:“改日见了,我一定要好好责罚他。”和坤道:“责罚倒是不必了,我倒是好奇他为何不见我,他日可书信告知。皇上在此只停留一日,我要陪他继续巡游了。”次日,嘉谟正要差人叫唤郭

大昌,郭大昌却自己提着礼物过来了。郭大昌道:“大人有所不知,小人确实得了一种病,叫恐惧高官症,若是见了高官,或者与高官攀上了关系,便会浑身疼痛,吃不下,睡不着,最后枯槁而死。所以,小人一听和坤大人要见,浑身已经疼痛,只有躲避,方可救得自己一命。这和大人的礼物,我也不敢收,一收,我的关节就会隐隐作痛。今日听得和大人已过清江浦,这才过来归还礼物,请大人转交。另外,以前曾经接济过和大人银子,也请和大人忘了吧,否则在下就会隐疾缠身,日后必然短寿。”

原来,郭大昌拒见和坤,是因为他这个时候已讨厌和坤了。他讨厌和坤的原因是和坤靠取媚皇上爬上高位的,讨厌和坤还因为和坤的种种传闻:贪赃枉法……由此,他就怕,怕和坤攀上关系,名声远扬,将来指不定要受连累,身败名裂不说,只怕还会祸及子孙。



漂母祠

贺敬华 摄